見羅先生書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一

書問

豪傑無待而興眞脩必能轉物世降風微豈有鄒魯之區見成道義之樂倡興率作必竟自一二豪傑之士有眞志者始也崇仁之學倡於康齋餘干之學起於敬齋假令二公亦退然不敢以學自當默默循循以待人之我率則西江講學之風入我明來遂寥寥將絶響矣自天子以至庶人誰寔無家國天下之分量誰寔無齊治均平之擔子只爲人各諉責此學問之風所以不振而世道無賴也吾脩吾身必與友朋

共之人亦各脩其身期與我共此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所以斷然共爲一事而立已立人達已達人仁者合下來便要與天地萬物同爲體也答黃源潔

既以明得此意則凡此探本立程止止脩脩蓋是不易之法敏鈍殊資甘苦異趣因材造就自有不同然未聞有狥拙工之故而併改廢其繩墨者也云云者大率起於意見之訛久晦之餘自當有之豈能頓令家喻戶曉每云乾坤初闢正當開泰之期何乃便有屯難須知有混沌乃有開闢所以有開闢必有屯難此天造草昧所以宜建侯而不寧也象復發之謂雲

曰屯君子以經綸永寧亦曾一致思其所經綸者果何事乎幸味之咏之

答陳永寧

此學易知簡能然却難明易昧脩身爲本語出人知之矣此亦何煩解說天下事固有乎淺未易知而深隱反不難見者山羞海蛆染指者甘之稻粱饔飧日用之謂實知其旨耶此學所以未易明也連辰念此頗爲悵然大率必真有學聖之心者乃真有明學之志不然允泥自封燕石爲寶如執事向所云云者於情理不果近耶取人爲善道同心一吾知其不可頓有望於今之世矣吾盡吾心吾盡吾分分不盡誠吾

責也人分上非子事也答友

來箇舉貧賤憂戚謂有王女於成之意先公曾有言也只增益得幾箇豪傑非其人處富貴固只當得一場豢養處貧賤處憂戚也只添得一場磨折何增益之有此至言也弟試擡頭一看不必指名誰不落此二趣此知本之學所以不可不急講孔顏之所以超然貧窶不以動其心舜禹之所以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也止脩行法摯之已極精要抽添進退續答友朋之問講之亦極透明只在有志者發脚上路而已此身原是公物必竟輦出與世共之此孔子所以席

不暇煖也轍環遍流汲汲皇皇自世觀之真若喪家之狗不省忙箇甚事漁父所謂何人也何人也心苦醉六經目若營四海是何爲者也雖不能知孔子之心而若醉若營最彷彿得其氣象河不出圖鳳鳥不至果哉末難知我其天此其中眞有難言之者矣

答孫弟

知本兩字迴更看得如何大率徹天徹地只有此本混於俗移於時奪於勢纖毫爲外境所撓者皆二之也所以天何言哉無聲無臭却又實實落落時行物生毫髮僭差卽全體所爲虧缺非細事也近與沈從

周書論此謂究言之無臭無聲顯言之掀天揭地區區弄影辨像守竅測斑者淺之乎知本也自謂理到之語足以破世儒玩弄光景之弊更味之答弟孟育

學問之道誠不在於多言然亦有不得已而言者欲無言者固是孔子無行不與終日與言者亦是孔子不可謂示子貢者深而示顏子者淺也又不謂終日言者便爲贅必無言者乃爲珍也經世之止原與禪寂不同闡旣墜之宗傳開未發之矇聵顧予非其人也亦誠有不得已焉耳青春作伴錄歸書叶良辰雲水逍遙促席知在何日昔賢謂心之精微口不能宣

言不盡言從古如此非一面對亦何由而罄此衷之迂欵乎明明穆穆聚精會神明此于上者所以為唐虞義重聚樂濟濟雍雍明此于下者所以為洙泗離羣析處燕僻護私恐雖孔顏相遭亦無由而透露心膽也惟公念之念之浮言忌口喜不亂於公評解紱懸車更無容於濡滯古今說海內載有佛印與東坡書曾見之否其語甚壯有可以相發者至所云三世諸佛則是箇有血性的漢子則尤為禪宗未道語也

答鄭邪章

昔賢謂士不可以不弘毅所以不可不弘毅者為其

任重而道遠大率資性篤實堅確者有近於毅而意氣激昂開發者有近於弘古人以此兩字任道喻如扛鼎一般一頭軟脚不得然就資性所稟則其所偏軟處似宜更着力也故近毅者不患不能守患在展拓不開近弘者不患不能任患在把持不固可行之爲人廉靖孝友何待聞學何待求師予亦何敢貪天之功謂爲巳力所望於可行者更須於弘分上一致力耳承擔日勇則道義之氣日增知見日開則灑落之氣自勝若堆堆地覷在一隅守在一曲分量氣力畢竟卑弱貧病困苦境界現前猶意掙扎必竟覆壓

束縛者多也可行未必如此然以常理論之病率類此矣（答蔡可行）

悟者入道之門世之學者喜凌躐每直以爲了手專一見科條歡然解脫不知此正其入門用工之始也何者葢前乎此尚是門外漢也入門方有事幹九萬圖南吾知君發軔自今始矣非知學無處安身非師友無與共學口不能詳楮豈可盡（答友）

涵泳學問之旨意日歸根保不至於動火咀嚼聖經之言理日以明病乃不爲白過大率動火者皆擾躁浮游之思與用情學問其簡易繁難正相反也而世

之人却有可笑者不能避妻子却只要避友朋不能無思慮不能遣嗜慾却只嫌多了學問二者昭然孰為助火之物孰為息火之物乃率禁其所有益者而不禁其所有害者此予苦病三年蒙受諄至意善矣念之乃真有可笑者也昔人以顏子為好學而損精然則孔子不好學乎世之損精耗氣者亦多矣果俱好學乎好學則斷無損精之理葢好學則必正心必誠意心正意誠精神不洩矣必致知知必格物知致物格感應感無鑿矣更知本更知止性命完矣損精者大率不學者也與弟孟䇿

文字本貴奇不貴襲而世競務襲不務奇學問本貴常不貴巧而世必厭常欲務巧脩身爲本葢孔子自揭宗旨也何其平之甚也知本者必於斯非涉虛也知止者必於斯非偏寂也經世之學舍脩身爲本不事高之虛無畢之功利支離之訓詁詞章膠固之狥生執有知必居一於此矣與郭文蔚

簞瓢能樂所以爲顏子蔬水能甘所以爲孔子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富貴而不義縱可得亦視之如浮雲矣後世學者意欲學孔子𨚫不能甘貧動輒慕顏子𨚫不能守淡不

知除却樂淡安貧又惡有孔顏之可學乎宗會書至讀之似能破此一關若不破此一關卽不可以語脩身爲本之學之弟子矣學之最眞最正的固是脩身爲本最呆最滯的亦是脩身爲本最神最妙的亦是脩身爲本學者隨所進處見地不同乃知此四字有別樣的光景也答文宗魯

孔子十五志學又十五年乃信其有立從前必然尚有立不住處孔子不謬言也又十年乃信其不惑從前必然尚有惑處孔子不謬言也直至五十乃信知命則自知命前大率自守的境界矣儒者道在經世

錯綜於人倫事物之交櫛沐於聲色貨利之取毫髮忍不住如蹈火探湯少失支持未有不隨之爛壞者世人每說三年可以成舉子予謂三年可以成舉子五十載不可以成聖人寸累銖積事事空不得豈有頓悟頓超凌躐襲取之理學者苟尚不信則請試看孔子何等天分之高何等聞學之蚤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何等立志之堅用工之苦尚且學之二十五年乃自信其不惑確然自許以能守地分也吾儕受天之與靈秀之禀視孔子何如中歲出家動稱妙悟境界現前毫髮站脚不住豈不爲誑已誑人棄天自賊

之甚者乎幸吾契勉之脩身爲本之學决無有頓悟頓超之理予學三十年矣自省已躬絕無有悟願從予學者學予之不悟可也切不可虛誇作慕大希高之想也答友

脩行不可淺看脩身爲本只是脩行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多少不盡分處喜怒哀懼愛惡慾多少不中節處辭受取與出處進退多少不合道處豈得以小盡節於毋事分上便以脩行爲滿分淺視脩行謂學不盡於此乎動輒以必信必果是小人稱孝稱弟不過爲士之次以吾論之只朴實頭守得身已百年如

一日未易言也未易言也惟信試觀今之學者不似聖人是心上的病痛是迹上的病痛是本上的病痛是身上的病痛大率皆是顯顯明明知其不可者忍慾不住乃遽以脩行爲淺事謂脩身爲本末盡學之妙也伊川先生曰是則是有此理只恐發得太早願惟信且朴實頭守住初念守住初行有得者持與友共有疑者持與友商自然分量漸大心地漸開有悟入處也答羅惟信

古云上天無不識字的神仙神仙且須識字況學聖人者乎出世者且須識字況處世者乎伊尹學聖人

者也農也耕而讀傳說學聖人者也工也築而讀故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農工商賈苟無志於聖人之學則已矣如有志於聖人之學而曰不須識字我未之前聞也真所謂誤人之坑阱也明道先生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乃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乃可以脩業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此最得讀書之法比於貪多務博玩物喪志者爲不侔也此意向已面論敬守之以脩身爲本四字更望貼在心頭四角撑拄時刻觸

痛於心不忘記憶乃可以守住得身已也而讀書亦有本領矣且有味矣答陳汝平汝良

學問之講只在辨宗之難宗在致知則雖說知本說知止一切以知爲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用格物一切以止爲歸來書細閱所最契者雖在止本兩字所未盡契者只碍致知兩字故謂學先知止則疑其非致何由而知謂格致無傳又疑其何以諸傳皆傳孔門何以只說求仁孟子何以只道性善大學何以只要知本只要知止知仁與善不可以知名則知止與本不可以外覓無往非知無往非致而宗趣之歸

宿與致知提揭灼然自有分矣至於全書卽傳舊有友人亦曾辨及於此若謂格致無傳果然格致爲輕謂全書卽傳又似格致爲重不知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雖是實有之物然家國天下身心意却有位知物則無位有位者則可各析功夫無位者則難另題條貫格致義所以謂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除却脩齊治平誠正致格無別有知或者亦斷斷乎不易之義也知其有位無位而有傳無傳之故可徵知其無傳卽傳而輕重之分可得亦所謂各付本物各還本則而非以無傳爲輕諸傳之卽傳

爲重也外承獎許有愧溢情振領提綱正有深賴大
率爲孔之徒自宜同光祖德憂學之切可容更隔藩
籬如走萬里之程要以至止爲歸指示迷津豈復較
其自我非我此善與人同大舜所以爲大也答陳翼菴
固窮苦行寔素可逼氷霜蔬水僅繼朝夕公品高矣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夫子渾然元氣融然
太和其較量分別處每每激烈如此有志者可以知
所擇矣餓死不如千乘遺臭不如流芳人知之人顧
昧之機寔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此士之所以甘

處窮也公眞蹈之矣於脩身爲本之學最爲有地步矣身不爲私脩非自了此學所以謂之大也惟公更加察之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名品不僅與荷蕢晨門方軌並駕是所望也（與張龍山）

學問無奇譬之布帛菽粟日用之如何奇得只要在不厭而已矣與人共味之共衣之不倦而已矣一有求奇之心便有架空之意鼓舞一時旋卽生厭經世實學斷不如此此聖人所以必以脩身爲本也有止以關闢有脩以定命止脩互用若網在綱至命造玄更無餘蘊此所以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答族兄蕘謙）

仕路羊腸世情風雨流行坎止只得任運隨時此潛見飛躍龍變之所以無定局也知丈必揆之審矣顏曾冉閔夫豈異心夔龍人知之則囂囂達而在上者所以成唐虞人不知亦囂囂窮而在下者所以成洙泗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此堯舜孔曾所以殊軌合轍也道南一脉故在名邦朱元晦泰山喬嶽李愿中秋月氷壺真令人千里生欽百代如見也彼二君者豈嘗有一日遭逢安富尊榮于廟堂之上耶惟丈念之念之

與滕少崧

吾徒處世更有何事明學淑人諭如商賈農工各職

其業每謂與其行得一件好事莫如生得一箇好人葢自脩之善有限而淑人之功大也雖然此猶二言之也其寔未有不自淑而能淑人者此所以卽淑人便是自淑也與陳省齋

居林者必舉全力以效之學居仕者必舉全力以效之官舉全力以效之學則學明學明則本立舉全力以效之官則學重學重則道行卽令不行學亦重矣如公是矣顯榮者一時之値道誼者千古之綱幽蘭生於澗谷無人而自芳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亦惟有志者自堅所處而已學之果否徵明力之果否覘焉

則處茲之云爲吾徒者更宜有實勘也影響之見决
不可以安身依違之守决不足以定命考槃在澗獨
寐寤歌天下非之有所不顧亦惟其見之有真是而
已矣與友
古人志不空說必實實落落指箇嚮往所以省括於
發端取成於中的智譬則巧聖譬則力益不待要之
百步之至而已審固於逕寸握機之始矣此所以執
之不疑而發之有力所謂志於道志於仁志於學益
皆確確實實有箇嚮往而非秪爲虛托也十五志學
七十從心一的指歸無有二三之雜到底乃有歸結

如是而言志乃是真志如是而言志則志即是學矣若學不明而直云志縱令強自支撐奮發岐路方多茫無至止安得不生疑安得不生懈行者赶家雖云赶家之心本自真切亦緣到家之塗轍心地本自明了也十年前相沿舊論每謂以志催學邇來學者稍明響往之心比前自銳又若以學催志故僭嘗有言未向學者且看發心已向學者却看開眼人各有良世間有志之士不少只要得學問明了不虛負所志者乃真不多見耳答友

脩身爲本之學自天子諸侯下分可降學不降也士

廣人而上分有增學不增也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其分之定者審矣而人不及知也廣土衆民何爲欲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何爲樂之大率勢分常限性分常不滿勢便則性分所欲達者與勢分俱滿矣君子之所爲樂者樂以此也豈後世利祿區區榮美意乎雖然孔子終厄矣化止三千非少堯舜達而在上化被萬國非多蓋孔子之心與堯舜之心並盡心並盡故分並滿矣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陋巷簞瓢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亦是見得此意此學所以貴知本也知本則進退

皆有所立故進退皆有所事不知本則徒以勢分之
去來者爲盈歉耳何足道乎與王石湖
潛見飛躍相時之可否如龍轉蓬傳舍視身之所處
猶寄獨往獨來不磷不緇脫然聲利之塲高翔雲漢
之表俯仰宇宙之間千今世吾僅見兄一人而已必
如是而後可以正儒學之大閑必如是而後可以明
孔曾之家法仕止久速無一當其可者而徒妄說江
漢秋陽繫馬千駟不擇是道非道而輒妄稱先知先
覺此眞所謂未聞枉巳而能正人者也况辱巳以正
天下者乎可痛矣終日說寂說虛帶水拖泥虛寂安

在動輒揭知揭覺和光混俗知覺何存此皆起於儒學不明直以出世之虛知抵經世之實解意有測處便不屑於躬行說可縱橫都無稽於踐履此身何所逃閃非國則家此本何處安立非齊則治其身之不脩而徒懸空說正說誠說致知說格物以稱於天下曰孔曾之心法吾不信也知止知止者止此舍脩身為本而別求止無止矣知本者本此舍脩身為本而別求本無本矣心為身主三尺之童子知之聖人不揭正心為本而揭脩身何故何故此其中更有非一語所可盡淺鮮所易窺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蓋直

以爲盡性至命之極則矣
玄門參訪遍更得力如何每有迂濶語堯舜周孔所
不能者也須擯置不可定求出頭三教旣已分宗趨
向各殊作略亦異決無有和合攙搭之理拔宅尸解
事雖未眞從古未有儒者併成其事只爲世人慾重
旣躭世愛又戀長生直於聲色貨利之塲欲求蟬蛻
汚穢之事若將打併堯舜闗老共爲一人混合陰陽
剛柔字面共爲一學所以從古無成轉相迷誑帶水
拖泥反不若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直從出世歸宗專
氣致柔猶或有望於善與精靈之鬼也我欲往從之

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晦翁此言不
可謂爲迂濶甚或據小說所傳謂文公臨終垂玉筯
有陰妙其術而正排其學之意則又謬也此邪說所
以終橫流而莫之遏也大學以知本爲實地知止爲
入門全副精神管歸一路定固止靜亦止安亦止從
止發慮毫髮神氣不動有何滲漏恐護惜精神保延
壽命術亦莫過此矣以上俱與友

問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宰我曰以予觀於夫
子賢於堯舜遠矣先生每擧以發友朋謂是儒門
中一箇大公案寘幸侍教之容略聞其旨竊以爲

此真學脉所由分必明此而後信學之必宗孔孟

子之願學者厥有由也今亦若存若亡同門士更

多未領旨者乞教云云

孟子之願學孔子可意解且毋言求三聖人之不同

道且心領姑無迹較曩所云經綸名檢學之道盡於

此矣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語

經綸有大於此者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有不爲也語節行有嚴於此者乎三聖人皆與孔子

同矣不知除却經綸名檢別有何道而自生民以來

乃獨盛於孔子也故較事功孔子之不能加於堯舜

請焉云云
脩身爲本易知也知脩身爲本末易知也知脩身爲本知至矣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妄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不識知本致知爲復是異是同有別無別言匪一端各有攸當開宗立教斷有指歸謂知外有本者固非謂卽知是本者亦謬姑以文義裁之在致知似以知爲體而在知本又以知爲用以致知爲宗則所喫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爲宗則所喫緊者又當明本矣學貴明宗不在辨體聖狂何所岐三氏之教何所分

體不異則宗之趨向異之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夫謂之始於學僅發其端謂之終則造巳詣其極孰不以始事之易爲功而終事之難爲力也乎孟子則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中非爾力也似又以爲所難者在智而不在聖何也故第名品則確然以夷惠爲百世之師辨學脉則斷然以爲君子不由而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嗟乎此正所謂宗之辨也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栢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宗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

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僣

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卽便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

問只了結得合下工夫自昔聖賢懇懇懃懃分漏分

更辨析研窮者豈有多事眞是只辨此毫釐耳

答徐存翁

不睹不聞者本體也戒愼恐懼者工夫也陽明公

乃曰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工夫似此則

學者用功必得工夫本體合一乃爲善學乃爲得

手今用戒懼便落了睹聞又豈合得本體云云

工夫本體不合一學決不到至處此不識不知文王

所以順帝之則也有識知決不可合本體即欲無知識大難大難此大學所以必欲攝知歸止也邇來學者却主致知主致知是直以有睹聞者爲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爲體而欲希不睹聞之用恐本體工夫即未易合一也揚湯而止沸抱薪而救燎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得乎得乎試思之

動靜固是一原而靜坐工夫實入門之竅不知靜坐之時妄念雜出果何方以絕之耶抑任其過而不留耶果可使之不生耶

晦翁云自有天地以來此氣常運自有人生以來此

心常發前輩多少之僕竊以爲至到之語未有孤坐兀兀便寂然如枯木倚寒巖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彼言雖爲命世者説吾徒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閑忙自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矣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憧憧往來試看聖人所以處此是何方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正助固非忘了亦不是既不正又不助又不忘而又常有事焉不識此中是何幹當是乃

眞消息也必欲舍本沿流迴旣倒之瀾障而東之恐雖聖人亦無他妙巧也後二條照心思慮之問理亦類此姑且不煩辨證幸兄且從此看要之只一知止卽便自精義入神也如何如何

昔在會中講論良知或指傳茶者曰此亦是良知或曰此是知覺之知又或指燈籠中之光爲眞知燈籠外之光爲知覺之知者其公則以獨知卽良知其公則以獨之一字爲良知不知何者爲是

從上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經書星日炳然吾敢無徵而說此予二十年前卽不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

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者也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非復有覺性之說今思之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科相陽明先生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寂然不動廓然而太公的本體儘力推向體邊其寔良知必竟是用豈可移易大率救偏補弊陽明先生自是不得已而說已大有功於當世矣今亦何須更論只學者入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求明白耳向與永寧曾論此永寧葢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文公訓知爲識陽明先生闢之以知爲良予淺陋謬曾謂之知體謂之覺性兄復易號靈明總是

知之別稱眞所謂鼠遷穴中非所謂出幽谷而遷喬木者也永寧爲發一咲因曰公言良是只致知之知必竟如何主判予曰此處見得寔與先輩不同竊以爲身之主宰爲心心之運用爲意意之分別爲知知之感觸爲物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永寧聞之躍然如有得也促證細研經十八宿乃盡棄從前之說歸依知本間復書答存翁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妄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不識知本致知爲復是異是同有別無別姑以文義裁之在致知似以知爲體而在

知本則以知爲用以致知爲宗則所吃緊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爲宗則所吃緊者又當明本矣兄如肯信此學直截從止上入窾本地求討無端更疊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籠內之光籠外之光知覺之知德性之知與夫或以獨知爲良知或以獨之一字爲良知總屬閒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信此說則烟波萬頃滅沒由君附贅懸疣疑團正結真令千佛噤口七聖皆迷豈予末學區區立語斯須所能判决舊復書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訓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訓解昔賢

猶且憂之而況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眞可爲痛傷者也慰愚惟毋怪以上俱答詹養澹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一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二

書問

嘗有言周濂溪聖之靖者也邵康節聖之樂者也王陽明聖之達者也孔子聖之時近之者明道乎三代而下具體聖人者明道一人而已矣鄙人之尊陽明何至耶致知二說丁巳所著也石龍山房寤語辛酉所述也皆磨勘致良知公案也鄙人之信陽明又何甚也友朋之間大率見今之與而未暇訪昔之同以故徒詫說之新而未及諒心之苦陽明何人鄙淺何人不幾於奮螳臂以當車轍者乎可咲也直尋枉尺

賢者不爲不直不見古有明訓正學倡典固千載一
會也此豈可少容其委曲調停以姑取濟水之同諸
目前之譽哉區區之見每以陽明眞命世之才有度
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眞工而獨
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宗要今致
知二字雖並列于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
八目之外以致知爲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即
致知於用亦有未合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少明訓
觧五尺童子知其不可矣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
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之所以獨得其宗者舍

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脩之矩度一貫則止之淵源真孔曾相授守一道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世之學致知者雖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則一一以貫之則真知本之心法也

教云同志問見羅先生云從上立教未聞有以知爲體者又謂良知畢竟是用何如答曰知一也有以體言者有以用言者曰乾知曰良知言知之體也而用在焉無知而無不知也曰多識曰多聞多見言知之用也而體在焉有知而本無知也體用

一原内外合道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知之義微矣淳公云學者須先識性識得性則仁義禮智皆性也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神以知來而智以藏往皆此物也孔子曰智及仁守孟子曰智譬則巧揭知立教孔孟皆然云云

知有體用味翁大教大率委曲調停之意心意知物從中剖析已似分別太盡若復將知分別體用則意亦有體用物亦有體用不勝其紛紛矣四者析之雖云各名一物寔則合之總是一心又安得各分體用以重滋支離决裂之弊乎二十年前曾看一先輩之

語謂乾知卽良知不覺讀之失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誤就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卽乾管此事也豈得截斷乾知謂天地之間信有乾知與良知作比例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解之何以截之此眞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論事理之實且不識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爲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旣無良知亦無有乎曰不然知一也不可以

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爲無爲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固性之動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知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爲體又曰良知即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將何所屬乎若云知即是本大學只合說知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

知卽是善大學只合說止知又安得說知止易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
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
以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不
能脩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爲體抑天之命爲知曾
記困知記有答南野公書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
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
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
安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稍近朴其理寔
可味大率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

作對者即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必竟愛行於親敬行於兄也有分別即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為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本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知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與不良而亦無貴於良知矣乎恐於理或未盡也予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說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知之所

必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從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別上求討是欲求不慮之名而直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爲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爲知而能守者爲仁也不可便執爲實體也智譬則巧理亦類此若執智爲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

子言知性矣又言知天矣若遺却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脫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爲駿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爲體葢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爲宗葢知本用不可爲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教之宗總千聖淵源之緒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並列于八目之中特揭脩身不後及心意與知也此豈無爲而然無所見而爲是說乎此中眞有千聖不傳之秘而非眞有豪傑之士必

欲繼往開來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斯語也

教云見羅先生謂從上立教未聞以知爲體者有爲而言也須要善看云云

從上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鄙人言之友朋疑之而翁丈解之曰見羅子有爲言之也感翁之意矣而鄙人之心則不然也蓋實語實事也上遡之堯舜禹湯周孔未聞其以知爲體也細考之六經學庸語孟未聞其以知爲體也有宋諸儒予雖不及盡考以知爲體亦無前聞略記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

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爲心體之見文公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卽性可乎仁爲生理生理卽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明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爲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古有以公私辨儒釋者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天之論爲覆海翻倉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專以知覺運動言性謂之不曾知性此皆章句之士少明訓解所熟聞而熟講者乃獨於學問之

除欲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狥釋學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道得一箇善字就於發用之間覘其善之條理於惻慍而名其仁於羞惡而名其義於辭讓而名其禮於是非而名其智亦總之只是一箇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如此後儒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為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箇白字不可云

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汚也只合道得一箇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由動後有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爲看性一差就至以義爲外何以明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爲性卽後儒之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闢之在後儒則尊之在佛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爲教本惟鄙人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不信也公者何卽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眞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敝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宗要吾輩善學先儒者

有志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真工可也而必欲併其提揭不諒其救敝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爲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先生非陽明之徒乎其學聖之真工心齋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先生非陽明之徒乎其學聖之真工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真工則友朋宜羣訾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真工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之旨乎而脩身爲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嘗有言

匹夫無罪懷璧便是其罪貧子說金縱的人誰肯信
眞僕今日謂也名微望劣學淺才庸少有知識亦何
者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在學問之際不爲其私
所謂學公學也公言之而已矣求諸心而不得雖其
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之也
教云竊意大學古本陽明先生發之喜其致知格
物與逐外者稍異然以致良知爲宗自陽明用之
是矣學之者不免專事內忘內逐外者固支離而
務內略外者亦不免沉空守寂故說妙談玄者紛
紛而躬行實踐者竟落落迴僕嘗是疑久矣賴明

公發之云云

學問之弊有當專責之自脩者有當原本於立教者向在省中有友自貴竹來偶及一同志作事奮起罟之曰學問不光顯只爲此等壞了予甚義之曰君言是也此等處亦須一一查考若所授之學原正而其人不知自愛則當專罪其人雖不自愛而所授之學原有弊病亦當分罪其學其友蹙然曰學問有罪從古不聞今而後知非專其人之罪矣予曰却又不然必竟是人不肯自愛因促席細談及於大學之所以立教者予曰只如大學以知本爲宗而以脩身爲本循

此脩之直令本體工夫血脉準繩一齊俱到豈有爲弊誤人之理猶恐全副精神無所收拾不無他有滲漏故又徹頭教箇止字使人點點滴滴止歸本内不以毫髮他有滲漏心有不正卽是漏處却須正之正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意有不誠卽是漏處却須誠之誠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知有不致卽是漏處却須致之致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物有不格卽是漏處却須格之格之者脩之也卽所以止之也時時脩亦時時止時時止卽時時脩無刻無時精神不歸本内前此所以誤者只爲不知知本爲

大學立教之宗脩身爲大學歸止之的知止爲大學入手之竅所以訓詁辭章敝於宋者固以格致爲宗而喚醒天下曉得求心振於明者亦祇以致知爲與故由舊説則要緊全在格致而知止甚輕由今説則立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過就其中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止得深一分則格致誠正脩之用處輕一分止得深兩分則格致誠正脩之用處輕兩分止得深即是漸入於定漸入於靜漸入於安脩得輕即是從止發慮手勢轉微也庖丁解牛之喻絶有類此始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是止與本猶

二也亟欲止未能也三年之後目未嘗見全牛也則止與本化矣至於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遊刃虛空則脩之妙手而格致誠正之用一切渾無有痕迹也常止矣此眞所謂整然規矩之中徹底性命之學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肯就知見上立家區區以襲義行仁作活計乎其友問曰如此則全是止矣與禪寂將不異矣予曰善哉問也此正學問大關頭然在大學中亦自原分曉禪之止遺人倫棄事物而爲言也此其所以爲出世之學大學之止即人倫事物而爲言也此其所以爲經世之學物有一條每謂教人

以知止之法若曰世人所以止不得者無他只就應事接物之間精神無所歸宿一味向外馳求往而不知返也其寔物有天然的本末理無先末而後本事有自然的次序理須先始而後終於此知所先後自然漸近止處故曰則近道矣然猶未明言夫本之所在也故下文又詳之若曰何謂物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物是也蓋天下只有此八者是實物也萬物統括於其內何謂事脩齊治平正誠致格是也蓋天下只有此八者是實事也萬事該貫於其中就物就事固莫不各有先後之序矣必竟本安在乎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葢直指也若曰本其在乎此也明明德懸空明不得脩其身以正誠致格而德明親民懸空親不得脩其身於家於國於天下以均平齊治而民親止至善懸空止不得知脩身爲本而本之而脩之以明德親民而善止眞天德之統會王道之淵源盡性至命一以貫之者也大哉學也豈區區禪寂之宗棄人倫遺事物者可得而方比乎後之學者不知何故要明孔子之學却不肯循孔子之教濫觴於始以致瀾倒于終若依着大學揭出脩身爲本而以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竅格致誠正爲

佐之之工齊治均平爲脩之之事家國天下爲所處之方則人有依據學有準繩真令舞文弄智者到此無所容奸說妙談玄者到此無所開喙不躬行入此門者不得不躬行不實踐從此學者不得不實踐所謂經正則庶民自興雅正則淫哇自熄正學如日中天邪説淫辭永無迷於世世而我翁諸所憂者俱可脫然解矣以上俱答董蓉山

每以救偏補弊爲陽明先生不得已之情而直據知脩身爲本斯謂知本近謂知至以爲陽明先生蓋已洞見孔曾之心而特無奈訓詁詞章之弊不知知識

固知良知亦知弟敢斷以後儒非但不曾識知亦且不曾識意不知大學之書葢自天下之遠反之家國而統於身是由遠以及近而性分之體量全矣却自心曲之微析之意知而通於物是由裏以及表而性術之精微盡矣西銘善言仁謂其以家喻也以予觀之僅只道得大學一半從古言仁之備葢莫有過於大學者矣故僣嘗以脩身爲本一句爲求仁之方法者正爲此也此非老丈處亦未敢率易道也若以知爲體意爲用體用顛倒孔曾次第稱量不應如是曾有以此質弟者僣答之曰此處見得實與先輩不同

竊謂身之主宰爲心心之運用爲意意之分別爲知
知之感觸爲物分別爲知良知亦是分別其人躍然
如有得也今謂陽明先生之學自有所悟自是得力
則可謂致良知之旨直契大學之旨則斷斷斷乎其不
可也大學先知止知止者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
豈止知乎大學要知本知本者知脩身爲本而本之
也豈本知乎且本之一字亦未易識也曾舉以問友
人友人曰心爲本予曰非也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
八者俱非本其人爲之茫然復請問予曰身心意知
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本翁如肯信身心意知物家

國天下八者俱是本而又有以知八者之俱非本也則知之不可為體也斷可見而孔曾之所謂止與本者其意旨亦端可識矣脩身為本之揭夫豈無見而云乃以誤天下與來世耶與胡廬山

脩身為本之義過更看得知何只朴實頭守此四字符亦自不失為敦行之士必欲徹悟此身之外無別有家國天下此脩之外無別有均平齊治斷然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則亦未以易易言也知本與致知消息迥然做手各別陽明先生知復古本乃忽略知本提揭致知大率救弊補偏之過予於知本義已略

言之似得其旨矣又每語學者聖人之學不爲病後立方因病立方未有不因藥發病者也何者偏之過也脩身爲本家常茶飯也此其所以不可易也然世之所以忽玩而不信者亦即泥此矣何者奇之過也後儒好闢佛老若使佛自佛老自老何能害道害道者大率儒其人老其學洙泗簪紳葱嶺血脉此其所以爲道害也三十年留心學問何處不參承到處如油入麵銅鐵金銀攪爲一器及此五七載間乃豁然洞知正正堂堂自有儒家的學脉也從周信此雖深只恐悟此尚有未至只悟不徹即所謂信者必竟非

實有諸已也

與沈從周

道途之左誤也有迹有迹故其誤易知其蔽易解學術之左誤也無迹無迹故其誤難知其蔽難解非真有豪傑之氣有必爲聖人之心者其誰能奮然而起必明此學以躋於康莊乎良用感良用服其實致知提挈是否似亦易明肯綮絕無難判世之論學者不過說本體說工夫大學以知本爲宗未嘗揭致知則昭然本是體知是用大學以知止爲入門未嘗主致知則昭然止歸本非止歸知至於致知知止內外主賓兩相映對作用叵殊是本體工夫一切俱與大學

不合此皆明眼者所共見有識者所共知吾敢強言之乎嘗語友朋曰聖人之學只愁不止後世之學只愁不知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必靜必安而後貴其能慮後人之學却與古異似是先從慮上下手從知上充拓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直直認箇不知隨感而應自無不知葢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正是只愁不止不愁不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從來學脉知此未聞揭知爲宗以知爲本者其去訓詁詞章誘而襲之於外者真是間不容髮乃欲以溺人笑溺人以拯世途之迷惑也不亦左乎

與詹德甫

承教領悉大率承沿致良知之説不實致之而不知良知之未易以致也不但未易致且不知良知之未易以知也良知之説起自孟子孟子之言良知亦不易矣其指點良知亦甚勞矣於孩提之最無知識也而指其愛親敬長於乍見孺子入井之最不容於思慮也而指其怵惕惻隱然孟子之所以指此者何哉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則孟子本旨也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端者何則緒之隱於

中而見於外者也所謂孟子道性善者此也後儒不識也不緣知能之良以探性善之固有乃欲執知能之偶良據之以爲充擴之端倪電光石火如轉轆轤眉睫少營事緒又轉而它適矣昔賢之所謂充所謂達者豈謂此乎故僭嘗以孩提之愛敬不可以追惟乍見之怵惕惻隱不可以充擴者正爲此也世之人口說致良知不曾實致良知若實致良知則必知良知之未易以致矣口說事學問不曾實欲明學問若實欲明學問則必不以不可識面之體日認爲體不可措手之工日用爲工矣區區淺陋蓋嘗實致良知

者所以丁巳疑之曾爲知體之說辛酉悟之復爲性
覺之論丙寅而後悟之乃漸有知本之疑壬申而後
又悟之乃斷然有信於知本而確然無戀於致良知
矣嘗有言孔子揭知本後儒却揭致知是本知也知
其可爲本乎孔子要知止後儒却要致知知止者知
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是攝
知歸止也與致知之用似正相反也後儒不察也孰
章者又不察也乃曰脩身非本也正心爲本是將謂孔
子之見反不及後之人也不知如此提揭卽孔子未
五六十時亦未敢道也此其委未可一言悉也姑發

一疑執事者自擇之來書謂心者身之本是欲揭正心爲本也不知孔子之所謂知本者果指心乎又云嘗見一點靈機主宰隨事只於幾頭上審辨一下是知爲體之見也若將以致知爲本也不知孔子之所謂止至善者果止知乎此一疑也且本之一字亦未易識也舊曾以問李汝潛汝潛曰心爲本與執事者之見正合予曰非也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非本汝潛爲之茫然復請問予曰身心意知物家國天下八者俱是本汝潛益復愕然執事者旣駁脩身爲本必知本者試揣之此又一疑也多病之餘本不

欲煩詞說然念在學術毫釐之際又誼不容不一發口也

答李時乾

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起此然亦惟此指點最爲明白少涉思惟即非不慮與良知本然之順應者遠矣故今之所謂致良知者是致其有慮之知而非所謂不慮之良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吾有知乎隨感而應惟不識知而順則無知而無不知乃眞所謂不慮之良知也然此一脉不知是何入手乃可湊泊若從知上着工儘力探討磨礱必竟皆慮後事大學將致知列在目中而挈知止

爲入門知本爲實地其眞有旨也乎其眞有旨也乎
辛味之兄往年彷彿信此雖深必竟看此未徹而致
良知之說又童而習之充充然盈耳也不知其於知
本之旨乃殊有逕庭也學問只在毫釐無論佛老卽
三聖人同學儒門同造聖人之位孟子尚斷之曰不
同道而曰乃所願則學孔也此豈無爲而言之哉眞
有志斯學者所宜究心也答鄭次塘

見羅先生書卷之十二